

下来，鼓捣那些毛线。为此，他挨了不少的冷嘲热讽。甚至有人说他不像个纯爷们儿。他不客气地回敬几句，却没有停下手里的编织。

没人知道，他编的是一种叫“彩线娃娃”的小玩意儿。强忍着众人的嘲笑编它们，只为了女人曾说过的那句话。那是刚过完年，他要到城里去打工了。临出门时，她明明有些难分难舍，却故作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你安心地去吧，想你了我就编个彩线娃娃。等你回来的时候，咱就有一大堆娃娃了。”他打趣说：“一大堆娃娃也比不上一个会喊爸叫妈的娃娃。”一句话，说得她的脸顿时飞起一团红霞。

“如果想你了，我就编一个彩线娃娃。闲暇之余。”他和工友去附近的集贸市场闲逛时，看到卖毛线的，突然想起了女人说过的这句话。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，更为了给心中的思念一个出口，他也买了些毛线，在宿舍里悄悄地编了起来。

几缕花花绿绿的五彩毛线，那么轻轻巧巧地三缠两绕，就是一个漂亮的彩线娃娃。调皮的眉眼、黑黑的发辫，头上戴顶玲珑帽。

它穿彩色小马甲。多么有

，多么逗人！它有着

像她一样黑亮的眼睛，一

样挺直的鼻子，一

性感的嘴巴。真是

啊！他忍不住使

亲了它一口。

一个工友无意中

现了他的秘

，兴奋得

声叫嚷了

来。都

二十来

的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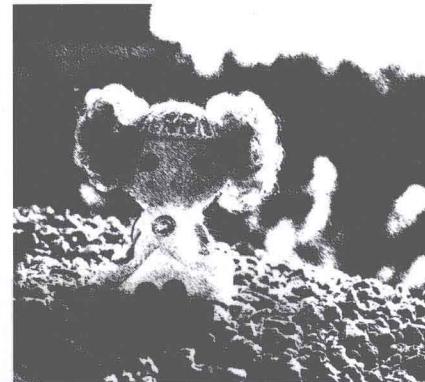
人。

WEI YUEDU



1+1  
GONG  
CHENG  
第一辑

# 九十九只彩线娃娃



吕保军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来，鼓捣那些毛线。为此，他挨了不少的冷嘲热讽，甚至有人说他不像个纯爷们儿。他不客气地回敬几句，却没有停下手里的编织。他知道，他编的是一种叫“彩线娃娃”的小玩意儿，强忍着众人嘲笑，编它们，只为了女人曾说过的那句话。那是刚过完年，他要到城里去打工了，临出门时，她明明有些难分难舍，却故作镇定，平静地说：“你安心地去吧，想你了我就编个彩线娃娃，等你回家的时候，咱就有一大堆娃娃了。”他打趣说：“一大堆娃娃也比不上一个余藏省叫娟的娃娃。”一句话，说得她的脸飞起一团红霞。

如果想你了，我就编一个彩线娃娃。闲暇之余，他和工友去附近的集贸市场闲逛时，看到卖毛线的，突然想起女人说过的这句话。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，更为了给中的思念一个出口，他也买了些毛线，在宿舍里悄悄地编了起来。

缕花花绿绿的五彩毛线，那么轻轻巧巧地三缠两绕，

就是一个漂亮的彩线娃娃。调皮的眉眼，黑黑的

发辫，头上戴顶玲珑帽，

穿彩色小马甲，多么有

多动人！它有和她一样黑亮的眼睛，

一样挺直的鼻子，一

性感的嘴巴，真是

啊！他忍不住使

亲了它一口。

一个工友无意中

现了他的秘密

，将他吓得

魂飞魄散了

起来，都

二十来

的年轻人，

伙

WEI YUEDU

微阅读  
W1+1工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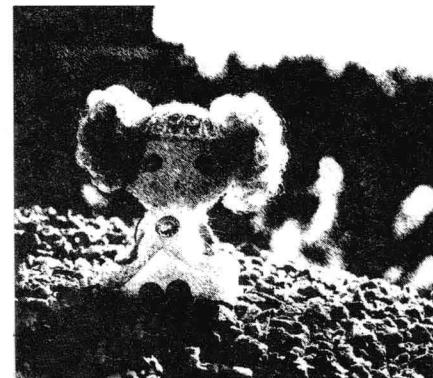
1+1

GONG

CHENG

第一辑

# 九十九只彩线娃娃



吕保军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九十九只彩线娃娃 / 吕保军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3. 5

(微阅读 1+1 工程)

ISBN 978 - 7 - 5500 - 0640 - 9

I. ①九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9415 号

# **九十九只彩线娃娃**

吕保军 著

出版人: 姚雪雪

组稿编辑: 陈永林

责任编辑: 赵 霞

出 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 12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500 - 0640 - 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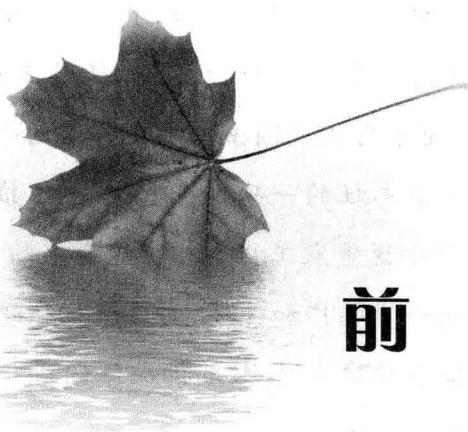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0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 - 2013 - 23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 址: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## 前 言

以“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”，才能够以小胜大，经过读者的阅读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，震撼人的心灵。正因为这样，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、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。

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，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如今，以智能手机为平台，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。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。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，它便是“微阅读”。微阅读，是一种借短消息、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。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，口袋书、手机报、微博，都代表微阅读。等车时，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；走路时，喜欢戴上耳机“听”小说；陪人逛街，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。如果有这些行为，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“微阅读”的忠实执行者了。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，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“源头活水”。

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、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，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“微阅读1+1工程”系列丛书。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，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“打造文体，推出作家，奉献精品”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。相信这套书的出版，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，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，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，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。

编者

2013年8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妈妈会派人来看我  | 1  |
| 二十年后的眼泪   | 5  |
| 依然是好哥们儿   | 8  |
| 放电影的海升    | 11 |
| 割草的伙伴     | 14 |
| 李子还乡      | 17 |
| 想娘包子      | 20 |
| 恩师退休      | 24 |
| 为父爱雕刻     | 26 |
| 亲恩不可欺     | 29 |
| 谁是罪魁祸首?   | 32 |
| 大山里的喊吧    | 35 |
| 小店罩着“保护伞” | 38 |
| 九十九只彩线娃娃  | 41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父子俩的搭车人生 | 44  |
| 换刀       | 48  |
| 一架特殊的梯子  | 52  |
| 5000 桶井水 | 54  |
| 岔路上的成功   | 57  |
| 布泽生灵     | 60  |
| 诚实，历来很抢手 | 63  |
| 小女孩与野杏树  | 66  |
| 拥抱一万人    | 69  |
| 搭车回乌鲁木齐  | 72  |
| 隐性较量     | 75  |
| 逃亡之痛     | 78  |
| 兰之漪冷饮店   | 81  |
| 二丫看梨     | 85  |
| 小芹打工     | 88  |
| 最美的爱情有多美 | 92  |
| 爱一路，歌满腔  | 96  |
| 最后的母爱    | 100 |
| 会飞的烧鸡    | 103 |
| 燕子叫哥     | 105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半杯茶香      | 108 |
| 娘是党员      | 111 |
| 父亲的轴画     | 113 |
| 遍家鞋       | 116 |
| 灯笼        | 120 |
| 最质朴的情愫    | 123 |
| 捡破烂的“亲戚”  | 125 |
| 等待成空的母亲   | 129 |
| 世界上最美丽的衣裳 | 132 |
| 爱是一地细碎的阳光 | 136 |
| 馋阳光的女人    | 139 |
| 凝在叶子上的流年  | 142 |
| 爱情烧饼      | 146 |
| 织布的木兰     | 148 |
| 南瓜粥里的温情   | 152 |
| 一串冰糖葫芦的爱情 | 156 |
| 刻在生命里的小木人 | 159 |
| 手腕上的茑萝花   | 163 |
| 梨花节浪漫曲    | 166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痰渍上盛开的莲花 | 170 |
| 时尚女丐     | 173 |
| 客人想要找小姐  | 176 |
| 预谋狙击     | 179 |
| 烟卷西施     | 182 |



## 妈妈会派人来看我

有个5岁的小男孩，爸爸每天早出晚归打工挣钱，家里只剩下他和妈妈两个人。他妈妈已是肝硬化晚期，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小男孩很懂事，看妈妈的病情稍微轻些，他就用小手拉着妈妈在院子里散散步；当妈妈身体难受需要喝水时，他就吃力地爬上桌子去倒热水，然后一汤匙一汤匙地喂妈妈喝。他从不出去玩儿，总是偎在妈妈身边陪伴着她。

妈妈的心像刀剜似的难受，她多想亲眼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呵。一想到日后，别的孩子都有妈妈疼爱，惟独自己的孩子没有，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簌簌地滚落。她试探着问儿子，假如有一天妈妈走了，永远不再回来了，你会不会想妈妈？会不会哭着找妈妈？看儿子咬着嘴唇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女人强忍住满腔悲痛，故作镇静地说，儿子别怕，来，好好望着妈妈的眼睛。你记住，即使妈妈有一天真的走了，我也会派个人经常去看你。

女人突然恶化的那天早晨，儿子被好心的邻居瞒哄着抱出去了。晚上等他再被抱回的时候，家里已经看不到妈妈的身影了。儿子的小心灵里隐约预感到了什么，他不哭也不闹，有关妈妈的字眼儿一句也不提，情绪反常得令所有的大人都惊诧不已。不过，细心的爸爸还是发现，儿子会赖在妈妈躺过的地方一呆就是小半天，他会不自觉地拿起那只喂水的汤匙抚弄个不休。小孩子嘴上不说，心里到底还是在想念妈妈。爸爸的眼圈不由自主地就红了。

爸爸每天仍要外出挣钱，根本无暇照顾儿子，只好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，叮嘱他千万不要跑出去。可是有一天当他收工回家，却没有看见



儿子，爸爸的脑子“嗡”地一下就懵了，赶紧四处去寻找。最后，竟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现了儿子，一个瘦弱的小身影正独自蹲在那儿，眼巴巴地朝路人张望着。爸爸嫌儿子不懂事，自己干一天活累得够戗，还得出来找他，所以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打了儿子两巴掌，并厉声呵斥，谁让你不听话，到处乱跑的？儿子委屈得嚎啕大哭，我想妈妈了！妈妈说她会派人来看我，我在等那个来看我的人！

一句话，惹得男人泪湿了眼眶。爸爸知道，儿子几乎每晚都会梦见妈妈，在梦里，妈妈仍像往常一样唤他的小名，老远就扑过来将他抱了又抱、亲了又亲，还买来很多好吃的、好玩的，逗得他像只快乐的小狗围着妈妈直撒欢儿……说实话，爸爸何尝不想有个人来看望一下儿子，给他幼小孤寂的心灵一点点安慰呢？可这份奢望，又是多么地不现实啊。爸爸只好轻言软语地哄儿子：好孩子，也许那是妈妈怕你舍不得她，在哄你、安慰你哩。

儿子却执拗得很，他不满地朝爸爸嚷，不，你才哄人哩！妈妈从不说谎，她说会派个人来看我，就一定会有人来看我的！儿子的眼里噙着亮晶晶的泪花，执著地拦住过路的每一位陌生人，挨个问，阿姨，你是我妈妈派来看我的人吗？叔叔，你是我妈妈派来看我的人吗？……

望着儿子可怜巴巴的模样，男人霎时悲伤成河。假如这时候能奇迹出现，有个人突然走到儿子跟前说：好孩子，我就是你妈妈派来专程看望你的！那么，无论让男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他都心甘情愿！

奇迹终于出现了。

这一天，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，指名道姓要找儿子。这时候的儿子，已经长大了，也长高了，刚刚考上了市重点初中。儿子心底“咯噔”一下，马上就猜到，这个女人该不会是妈妈派来看望我的人吧？

陌生女人凝望着眼前的大小伙子，一双眼睛突然盈满了晶莹的泪水。她忐忑不安地轻唤着，好孩子，来，让阿姨好好瞅瞅你。

这句话，更加证实了儿子最初的判断。一霎时，童年忧伤的记忆里，那股渴望妈妈爱抚的热望，立刻又潮水般溢满了周身。他轻轻地走近女人，两眼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她的眼睛——这是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，尽



管眼底间或会闪过一丝愧疚，但它投射出来的目光，依然漾满了母亲特有的慈爱与温情！小伙子激动得胸脯不停地起伏着，真想扑进女人怀里叫一声，妈妈！但是，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，喃喃地说：你终于来了！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来看我的！

女人的脸上掠过一丝惭色，她抱歉地说：孩子，阿姨对不住你，其实阿姨早就该来看望你的……

原来，妈妈在临终前曾做了个伟大的决定：死后捐出眼角膜。可怜的妈妈担心儿子长大后会忘了自己，她这么做就想让儿子知道，自己当年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也算是给儿子留下一笔精神财产吧。妈妈对受捐者没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她只希望对方能经常来看一眼自己的孩子，也就等于是她自己看到了！这是她作为母亲，疼惜儿子的一片心呀！

而这个陌生女人，正是眼角膜捐赠的受益者，当年她接受了妈妈的捐赠，并很快做了移植手术，不久眼睛就恢复了健康。这个女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遵照捐赠者留下的遗言，她本想经常去看望好心人的儿子的，但近年来因治疗眼疾，穷得已是家徒四壁了，自己拿什么去回报好心人天大的恩德呢？恰在此时，有位在南方打工的同乡打电话来说，已联系好了活计，要他们速速起身过去。于是，丈夫安慰女人说，不是咱不想做好人，实在是爱莫能助呀！咱们还是先抓紧挣钱吧，等以后发达了，再想办法补偿他们也不迟。就这样，夫妇俩一起到南方打工，这一去就是八九年。可是如今，眼瞅着自己一双可爱的儿女，女人内心的愧疚与日俱增。

这天，她终于熬不住了，试探着问丈夫，要不，咱回去看看那个孩子吧？若没有人家的眼角膜，恐怕我的一双眼睛早瞎了，指不定要遭多大的罪哩，咱哪来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？

丈夫也感慨地说，是啊，一晃都这么多年了……

女人流着泪说，我一直就想亲眼看看那个孩子，看看他过得好不好？咱力所能及地帮人家一把，否则我这辈子都良心有愧！……

丈夫赞同地点着头，他心里也很不好受。

女人的眼睛潮润润的，越瞅越觉得眼前的小伙子是如此亲切。她猛



## 微阅读 1+1 工程

地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钱，使劲往儿子的怀里塞，好孩子，阿姨这次来，就是想补偿你一下……

儿子的泪水簌簌地往下淌，他如释重负般长长喘息了一声，恳切地说，阿姨，我不要你的钱！今天你能来看我一眼，证明我妈妈当年没有说谎，这已胜过任何金钱的馈赠！



## 二十年后的眼泪

他，十九岁，正是金色的草样年华。因为父亲在一家餐馆当厨师，他也对厨师这个行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特别羡慕戴白色高边帽、掂大勺的父亲，往炉灶边一站，风生水起雨卷云收，叮叮当当一阵响，一盘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就上来了，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。他也想成为那样的人，甚至连做梦都在跟父亲切磋厨艺呢。

高考落榜后，他再也不愿继续读书了。不顾父亲的百般劝阻，怀着一腔美好的憧憬，第一次走进了厨房。

那是他第一天上班，心里对父亲敬畏有加，希望父亲对他多关照、多指点。父亲往砧板上丢下一块肉，大声喝道：“把肉‘片’一下。”

他当时不知切肉的规格要求，拿着那块肉惶惑地问：“可是，怎么切呢？”

也不知父亲为何火气那么大：“你连切片都不会，还有胆跑来饭店当厨师？”说着，把那块肉塞进他手里，又抓住他持刀的右手，狠狠地“片”了过去。他一时措手不及，只感到手掌一阵刺痛，那块肉竟然沁出血来。瞬时间，他脸色大变，浑身颤抖。原来这一刀竟片在了他手上。父亲也慌了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他狠狠地瞪了父亲两眼，强忍住心中的愤怒，把刀一摔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他没有回家，而是负气出走了，踏上了去外地的列车。坐在列车上，他难过得淌下了眼泪：自己一心一意求上进，父亲为何这般侮辱呢？他的心里充满了忿恨。生性倔强的他不是个遇挫折就甘愿认输的人。很快，他就一座南方小城里找了家餐馆打工。这次进厨房，很久不敢摸师傅



们的刀具，直到他确实觉得已经对片、切、剁、刮等各种要求都了然在胸以后。闲暇之余，他放弃了所有年轻人喜爱的娱乐和应酬，一个人悄悄地留在厨房里苦练刀法。

有许多好心人告诫他：“下苦功练刀法不如多掌握烹饪技巧，做出名菜可以当名厨，比这有前途。”然而每当闲暇之余，抚摸到虎口处的伤疤，那屈辱的一幕就异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难堪的痛苦让他不顾一切地冲进厨房，又发泄似的练起刀功来。他提醒自己不要动摇了立下的誓言：一定要成功给父亲看！

工夫不负有心人。后来他果然成功了，成了赫赫有名的“天下第一刀”。从参加第一届蔬果雕刻比赛起，他不仅赢得了海内外比赛的许多金、银牌和冠军杯，还出版了几本雕刻专著，在烹饪界引起强烈反响。

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年，二十年间，他手上那道疤，似乎一直在隐隐作痛，积攒成了一个越来越难以释怀的心结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再也沉不住气了，也觉得是时候了。他决定去找父亲。当他找到父亲的时候，却一下子愣住了。二十年来，父亲横眉立目的粗暴样子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，已经深深地烙印在记忆里了。可是，从后面厨房里慌里慌张地跑出来的，却是一位脸上挂着泪痕的老者。他的腰上系着油渍麻花的围裙、扬着一双脏兮兮的手。二十年光阴，父亲老了，老得头发花白，眼神污浊，背驮得很厉害。从种种迹象判断，他已是二三线上的厨师，说白了就是给头牌师傅打打杂罢了。父亲这种际遇，似乎出乎他的想象之外却又在意料之中。他伫立在父亲面前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。二十年来，曾无数次幻想过父子相见的情景，却没想到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，他竟然有一种想大哭一场的感觉。

父亲泪流满面地站在面前，呐呐地叫着他的名字，不安地绞扭着双手。突然，他发现父亲左手背上也有一处赫然在目的伤疤。他疑惑地指着那道疤问：“你，你的手上怎么了？”

父亲吭吭哧哧地说：“这……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不说了吧，只要你回来就好。”

他的好奇心上来了，追问道：“说说，一定要说。我想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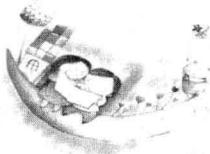


父亲手足无措起来，痛悔地讲述着：“你知道吗？那时候，我一心盼你发奋念书，不想让你入这一行，我干了一辈子厨师，知道个中的苦哇！那次把你手划破，我是想让你知难而退。当你愤然离家出走后，我想，说不定哪天你受不了外面的苦，就会浪子回头。可你一走就是十几年杳无音信，我等啊等啊，渐渐地我开始后悔了。我对不住你呀，当初那一刀，往轻了说，是堵死了你的一条谋生道；往重了说，简直就是毁了你一辈子啊！我越想越后悔，忍不住在自己手背上也划了一刀。我每天抚摸着手上的这道疤，在心里默默地念叨你。直到有一天，突然看到电视里播出你的专访，那一刻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。我既难过又感到欣慰。我难过的是，你用成功证明了我当初的阻拦是错的；欣慰的是，你终于没有让我痛悔终生。孩子，是我错了！你能原谅我吗？”说到动情处，父亲又一次淌下了愧疚的眼泪。

像把所有汤汤水水的佐料一股脑儿吞进了胃里，那种难以言说的滋味，呛得他的泪水簌簌地顺着脸颊涌淌成河——这是埋藏在心底长达三十年的眼泪呵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其实自己早已原谅了父亲，这次来找他只不过想了结积郁心中多年的那个心结。

说起来，他还要感激父亲，正因为挨那一刀，让他及早确立了人生的目标，把一份屈辱化做了向上的动力。事情过去了二十年，多大的积怨也烟消云散了。

“爸！——”他喊了一声，一把抓起了父亲的手。二十年后，父子俩只带疤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

## 依然是好哥们儿

下课铃刚响过，我就忍不住了，凑到王根身边说：班长……

班长王根抬起头，笑着问：有事么？他大概奇怪我怎么突然改了口，也喊他班长了？以前是以哥们儿相称的。在宿舍里，我与王根睡上下铺，是整天形影不离的死党。我俩无话不谈，包括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……往往刚熄灯，其中一个就哧溜钻进对方的被窝继续悄声拉呱。可是这次，我却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：没、没事。

到晚自习时，我又忍不住了，我说：班长你……

王根像不认识我了似的说：咋回事儿你？说话吞吞吐吐的！你以前不是这样子。

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了，又一次把话咽进了肚子里：哦，没……没事。

王根大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的：你呀，神经病！

其实我想告诉他，我知道刘海那小子丢的白馒头被谁偷吃了。早晨吃饭时，刘海忽然嚷起来，说他的大白馒头被人偷吃了一个。惹得刚要吃饭的全班同学你看看我、我看你，大眼瞪小眼，生怕自己被当成怀疑的对象。

我的脸唰地一下热了。扭头瞅瞅王根，他正捧着半块棒子面饼子埋头猛啃。那时候，农村的生活条件还不富裕，大部分同学吃的是棒子面窝头或锅贴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村干部家的孩子才能吃上白馍。同学们吃饭都爱扎堆儿，正值长身体的时候，谁不想吃顿好的呢？那些吃白馍的人自然就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。